

永樂大典

卷六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二十四一東

農

詩文

張典農書求皆傳石鑿卒王戎乃辟皆兄瓊張華召皆為稼
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農
皆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儉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
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日天時不墜二曰地利
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凍凍之潤秋無滂沱之惠水旱失中零穰
有請雖使義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則於原隰勤蕪萊於中田猶不足以
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
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
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員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
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
業業少之人雖頗割供在者尤多田諸荒牧不樂曠野資在人間故謂北
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素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群羊

永樂大典卷六百二十四

一

取之清渤。故豕之歎。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從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
猪羊。飽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
昔雖駭在桐。史克所以頌。晉倍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宣利之所以
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泔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
通泄之功不足為難。烏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
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
計。荆楊充豫。汗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
者也。以其雲雨生於春市。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濟而黃潦臻。崇山川
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借漳渠之浸。明地理之重也。宜詔
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
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
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郡之田。此又農事
之大益也。文苑英華觀農賦。歲起於丁。東壯就功。則知富民必資於康
實。疆國亦在於平壘。是時也。杏花疏樹。滿葉抽叢。曉出鳳城。疲道路之攸
往。地曠犂野。知耕鑿之斯崇。美夫原隰底績。溝洫列陳。耒耜交橫。煙雲輻
湊。人沮溺而為伴。水鄭白以分漚。一稔二米。禾同此里之禾。苜蓿草穉。豆

異南山之豆。觀夫田峻至倍。室家相歡。彈鋏去莠。築堰澆蘭。野餉坑持於
斜。雲鍾暮荷於曾。近山之樹。密悅臨流之地。寬葵腰鎌而乍采。春
萊秋而時。且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欲抑末以救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
后稷。濟時救播殖之功。惟彼陶唐。申命掌鳩。夷之事。八政之中。食居一。四
人之衷。農為二。俾彼甫田。皆無不利。故土爰稼穡。含靈是資。歲稔則家知
禮讓。食足則國貧。無辭艱難。服先疇之賦。皆當儲峙。救黎人之阻
飢。九年放憂於克日。萬箱發詠於周詩。述亦門人。得承規於孔父。心將請
學。恐貽責於樊遲。劉悅文較農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
於民。救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較地。五月較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
後世不毀其較。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疢癘其道。死則祖豆其功。
某無功字聖人。然則秋懷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
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為稼人。疢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
器。然後為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
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
一作之。劉軻文農夫禱。丙戌歲。大飢。楚之南江黃間為甚。明年予將之
紆。遂出東山。見老農華馮其族。為禱於五君祠。其意誠而詞悃。因得其文

永樂大典卷六百二十四

二

以潤色之。亦以儆于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遵精誠于明神。嗟嗟我耕食
之人。誰非王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荐飢。
人為鰥寡。田無耕夫。桑無蠶娘。瘡痍瘡痍。一方允危。踵以兵蜀。弄兵吏呼
其門。既荒餘之人。扶弓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率盜繼誅。乃
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蠲其徂。今之收合餘糧。人百其力。率大
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為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
又慮為螟蝗。又慮夫廩。馬之奪其食。賦吏之厚其欲。嗚呼。必馬無厭。乘
者。妻無厭。羅統者。吾欲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忍。
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廩。馬。無寒蠶婦。以暖奴。妻。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
不飢。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媿。兵滋
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馳。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忌是為。苟不此為。民其
嗚呼。神其怡怡。尚饗。宋宋景文公集乞損索強。優力農。其物力如本房
自言不實。故隱落藏。避分文以上。全戶籍沒入官。其官吏作弊。為隱藏者。
並乞監鎖。赴御史臺。劾奏。詔取朝旨。除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七路。不行
借貸外。餘十一路。並乞施行。臣伏以推豪恤小。民王者政教之美也。今
天下力農之人。國家不食取辦。然故息未嘗有一言及之。索糶兼并之家。

永樂大典

卷六二四

居物逐利多高婚錢至三五十萬以上少者不減三五萬滯泉貨使不流通美食高枕坐視朝廷財用之急不肯以一分悉佐助公家臣以為此奸猾之民皆國家所宜禁切陛下至仁止令入粟與官然所得至寡不濟國用臣愚以為請自京師及天下應有物力人戶計直及錢一萬以上者官司明諭詔旨許令百姓各指實自言有多少見錢及他物實直若干數目先作簿抄上然後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軍錢許於所在送納仍各逐家給付州縣帖關坐勒命候將來邊鄙罷兵日并支還象牙香藥茶鹽許百姓任便於京師外州清苐其所借到錢於逐州縣置彼處所出百貨輕齎入京付權貨務減市價收錢仍別立庫承貯以備軍須等急如此錢稍有次序已朝廷下詔普減天下租稅三分至一半以來以明國家損豪強優力農稱物平施之義陳舜俞集說農說曰嗚呼生民之困無甚於農也古之農一夫受田百畝今之農十夫無百畝之田古之耕皆為己今之耕皆為人古者時使薄斂以安之力田以尊之今者力後厚租以困之上不為科以勵之古之民四而農居其一今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合為八而農居其一古者士則不稼大夫不為園夫紅女之利今者公卿大夫無不連阡陌古者工商與農相生養皆有度今日工商之取於農詐

永樂大典卷六二四

三

偽無厭古之夷狄入于中國則驅之今者老佛詔民以養之古者養生送死皆有常費今者婚嫁喪葬淫祀皆無節古者山澤陂湖之利與民共其水旱皆利之今者障莞而皆有禁槁而不得救潦而無所泄古者教蓄積又有倉廩以發其匱今者不制不蓄凶年無所賴不免為流亡古之天下今之天下而異於古者十奈何農之不困也古之農常重其君臣相與講謀必先及之今之農常輕為吏者聞有勸農之責則相與非笑之此古之農雖勞然悅其利而趨之故常多而愈富今之農既勞又無利以悅之故常少而愈困以今天下之口無慮二十萬躡漢鞅虐可謂盛矣然籍而為兵戎者常數百萬遁而為老佛者又數萬瑣瑣之工游靡之商府吏胥徒之類醫巫卜祝犖樂之伎合而言之無慮數百萬此其略也由是觀之天下之民百人而一農農之人一而食穀之人百古以一農養三民猶患其不足故命冢宰制國用視平之上下一有水旱則命鄉師闢之均人恤之今以一而養百其至於窮且盜也宜矣嗚呼農之困未有甚於今也以漢文之時天下富庶衣食蕃滋尚能賜田賜寵強力賈誼晁錯或勸上教本以杜游末然為漢文者不求文王之法治之乃躬耕籍田以象賞罰其為勸勵之道亦末矣所謂文王之法何也五畝之宅植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昔孟軻為齊宣王言之詳矣。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載師紀之舊矣。或曰。今可為乎。曰。未也。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而欲為勸勵之道。猶無車而教之。載。無弓矢而教之射。惑矣。今天下之法。必始於名田。而終於勸農。名田之法。必始於公卿大夫。而終於黎庶。勸農之法。必始於法孟子。而終於如載師。聖君賢相。講求太平之策。無先乎此矣。志不云乎。王法本於農。臣愚不佞。故為農說。范太史集上哲宗。乞留意農政。臣近蒙賜語。曾至許昌。切見畿內已苦雨澇。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早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切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之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之。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人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

永樂大典卷六百二十四

四

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惟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惟其仁心。脩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惟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家。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為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饒者。不過蔬蕪。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貞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獲。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

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李直講集厚農。先王之馭民也。節其所為。後王之馭民也。極其所為。夫情之志在逸。先王節之。則不得逸。農之業在勞。先王節之。則不甚勞。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閭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誰謂其逸哉。什一而稅。用其力。歲不過三日。春耕。則田峻。喜焉。秋。則蜡。祭息焉。誰謂其勞哉。王道消。政出苛簡。賦乎曰。農。役乎曰。農。田有穀。而桑有繭。非敢愛也。五兵之用。百工之材。皆農無有。而必責之。是行商蓄家。藉農之產。康農之食矣。彼惰游未始及於政。且聞完食之路。以進之。逆者極其逸。勞者極其勞。勞而不感者。憊而已矣。嗚呼。使天下皆憊。則可不幸而有心。則群入於情。欲望九年之蓄。難矣。呂東萊集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朕觀周宣之治。運定安集。而功勞矜寡。離散之民。咸安其居。中興之業。人至于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兢業業。以計安天下。深懼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屈。流移交跡。轉為憊。諫。迺眷北顧。用宸俾于厥心。聞者太上皇帝。敷申飭守令。懷輯疲瘵。督趣農桑。蠲賦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場。復調旁近郡耕牛。振業新州。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敢忘。而邊徼州貴。生齒益落。自占版籍者。裁什二三。僑居浮寄。無所係心。勸之勤而

應之急。其咎安在。宣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不先歟。將索奪恭役。與東作爭。而官農者。著歟。夫兩淮。吾所重也。異日沃墜上腴。為天下最。今乃儕於荒遠。彫敝之區。幾不為郡長民者。獨安取此。繼自今。其志乃心。銷沮游末。力穡俸本。以稱朕安集之意。有能帥先墾闢。為諸郡倡者。即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縱弛怠傲。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違。朕言維服尚聽。毋忽。貞九華先生集訓農亭記。廣漢山水甲天下。有湖以房名者。由唐相國之重。故以云也。湖直郡奇西南。凡起居遊從之所。風郊月榭。竹蹊棠塢。清泉茂樹。陰森之蔭。無適而非景。無景而非勝。太守達官。每念集處於此。欲寓一時環奇靖麗。香渺之觀。俯仰百變。必於是焉發之。然則亭宇蓋障。誠不當屏其式。隨其名。浮浮之意。昭視其後也。紹興壬午。任侯攝州事。間來客與周覽。以足日。因顧湖亭。有所謂超然者。退謂史曰。悲夫。太守何為者。太守父母斯民。今亭首以超曠自命。乃其所以自為也。實之不慮。名將安施。是殆不可不易也。且天下逐逐。物戢於外。志萃於內。物以名敗。故物易廢。志以俗移。故志易流。君子弗正乎名。弗敦乎俗。則是耳目之賊乎外者也。皆惑也。常試與二三子登斯亭。念物化之無日。顧外景之不常。忽往忽來。遊治者之無定也。而亭與名。可久恃以存全。

乎。乃若同解外繆。深稽政本。哇龍低昂。氣象萬千。目焉其耕。耳焉其墾。愆然而深。思注然而繁。望吾心無頃而不在。農也。如此。坐堂皇人必唱曰。太守慮不在小。太守無忝矣。使四民之利。日不外吾心。吾耳目之利。亦不外吾民。建一亭而政體具焉。後世必有不待景而存。因俗而亡者矣。吾謂斯以寄意可乎。不可也。吏曰。大善。請教易之。明日或有以房始名來告者。其大合。侯笑曰。瑄乃清望相耳。作郡便能領此。可異也。即標用不疑。嗚呼。廣漢古良州。吾不知先士為其州者凡幾。其實適能先民後己者何人。亦有寄意斯亭。早早敦本。如房與侯。爾為者乎。無也。稅或有之。使當今日戰伐。聞怒。其飲耗虛之際。必非辭寄與遠。雍容厚下如侯。此意無疑也。是則可書已矣。公名某。澧川人。以儒學遵古始名聞當世。某後進通書者。敢繫以詞曰。湖竹環環。兮湖光洋洋。吏且出游兮。惟客之將。任公來虞兮。政則為良。嗟農之訓兮。理順以祥。名者若簡兮。慮者長。亭乎亭乎。歲流千萬兮。民勸樂之未央也。李大隱先生集農隱記。東耒耜。衣襁褓。勤勞畝畝之中者。是農非隱。處山林。樂閒曠。逍遙塵垢之外者。是隱非農。農皆民也。勞力者也。食人者也。隱則有士君子焉。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者。是也。其智愚賢不肖。勞逸高下。固不相侔。則農與隱異久矣。劔川其伯承。世

為大族。崇寧以來。始徙家于湖秀之境。仕宦之餘。父子戮力治生。于今三十年。田疇益廣。乃築堂于場圃之上。榜以農隱。開窗窺曠。栽蒔松菊。南榮治耕稼之務。北池有魚釣之適。蕭然真隱者居也。一日。余造其堂。試持前說而問之。伯承答曰。三代之時。人有常產。故仕者不出其鄉里。居者不窘於衣食。以顏子之貧。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供絲麻。又得聞夫子之道。故雖不願仕。而有終身之樂。陵夷至於孟子。則暴君汙吏。侵其經界。而井地不均矣。於是。有為貧而仕之說。秦漢以還。士大夫汲汲於利祿。喪其所守者。十常七八。如陶元亮之徒。債世嫉邪。素官而去。又菽粟不足以自給。至凍餒以死。若是。則雖隱。亦何聊耶。今僕幸饒於田。東阜南麓。盡在吾堂之左右。四顧茫茫。無復舟楫關關之擾。又得意於酒。遇飲輒醉。春到則耕者勸其力。秋成則穫者獻其功。余方獨酌引滿。陶然自得。安知農之非隱。隱之非農耶。予曰。子之言是也。然方承世賞。調官選部。而輕財重義。矧恤宗族。惟恐不及。則志氣個儻。宜有以自立於世。薄領之役。徒勞人爾。人宜可安於田里。而為陳元龍所羞哉。顧余不材。蘊被榮寵。坐糜廩廩。而靡有補報。田園蕪沒。茫茫然而曷歸。乃自放於寂寞之濱。攻苦食淡。以其餘力。買田數十畝于茗窖之間。而將老焉。若夫

永樂大典

卷六二四

傲之年。使其不待疾病出死。而後納餼。尚能扁舟載酒相從。笑語於斯堂之上。其必有日矣。編與丁巳中秋日。大隱居士李某記。嘗稷文上張虞部書。按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惠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急可使違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事邪。近世猶可矜傷。俾病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力斲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如意。為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處。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吏。虛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復為蜀史。今既遇閣下。憫農之語。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托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展。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元胡祜適紫山集。一論人無餘力。而貪賦之多。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騫騫。古者一夫受田百畝。步百為畝。比之二百四十步為畝。不及其半耳。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犬抵一夫之力。終歲勤動。無懈無怠。百畝之田。猶不能辦。後世貪多。而不量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力。加以公私事。故廢奪其時。使不得深耕易耨。不順天時。不盡地力。膏腴之地。人力不至。十種而九不收。良以此也。二論牛力疲乏。寡弱而服兼并。

永樂大典卷六二四

七

之勞。地以深耕熟耨。及時則肥。能如是者。牛力耳。古者三牛耕。今田之四十畝。牛之芻豆飽足。不要服勞。壯實肥猶地。所以熟。今以不易不豆。歲老困乏之牛。而犂地二百餘畝。不病即死矣。就令不病不死。耕宜能深。而極宜能熟。秋時過而耕。犂入地不一二寸。荒蔓野草。不能除去根本。如是而望畝收。及於古人。不亦難哉。三論有司奪農時。而使不得在南。農以時為先。過時而耕。植力雖能。亦必不獲。况力不足耶。今日府州司縣官吏。奸弊無訟而起。訟片言尺紙入官。一言可決者。逗遛遲延。半年數月。以至累年而不決。兩人爭訟。牽連不干。破人。四鄰親戚。鄉老主首。大戶見知。人數十家。登業隨衙。時當耕田。而不得耕。當種植。而不得種。植。當耨耨。而不得耨。耨。當收穫。而不得收穫。獨錢舉債。以供奸貪之已取。已取無厭。不得寧家。所以田畝荒蕪。歲無所入。良可哀痛。雖設巡按察司。略不完問。縱恣虎狼。白晝食人。推其憐之。四論種植。以齒莽滅裂。而望豐穰。土不加糞。耕不以時。懼不破塊。種每後期。穀麥種子。不精粹成熟。不鋤不耘。雖地力膏腴。畝可收兩石者。亦不得四之一。僅不幸兩澤不時。所得不償所費。五論不遵古法。怠惰不敏。嘆地社種。麥皆園科種。一粒可生五莖。地不稅。嘆天寒下種子。一粒止得一莖。所獲懸絕。如此較宜早種。二月尤佳。較

生兩葉如馬耳。使鋤既徧。即再鋤。鋤至三四次。不惟倍收。每粟一斗。得米八升。每斗斤重。比常米加五。今日農家人力弱。貧多種。較苗高三四寸。才拔苗。苗為野草荒蕪。不能滋旺。葉茂。每科獨莖小穗。勤者再鋤。怠惰者遂廢。所收畝不三五斗。每斗得米五升半為糠粃。六論勸民務農。而不使民知為農之樂。古人之勸農。春省耕。則補不足。秋省斂。則助不給。問民之所疾苦。而哀憫予育之。愚不能者。則款曲細密。教道之以法。非不量其力之所不及。而督迫鞭朴之。一夫之力。而責以當數人之任。聚集期。而反廢時日。官吏雜沓。使民供給酒食之不暇。水旱風霜蟲蝗之災。不恤不憐。歲不登。家闕食。而賦稅如故。虐下欺上。徒取大具。官不得富實之利。私不能免凍餒之苦。素本逃來。賣田賣牛。流離奔竄。皇皇然無定居。產業丁口。眾多。不能移徙者。代當逃戶差役。日就困苦。貧乏充苦。夫職。不可枚數。此其略也。七論農家隨俗。亦皆奢侈過度。而妄費較帛。匹夫匹婦。終歲勤動。歲終所獲。除納官奉公之外。不能供半歲之口體。今日男婚女嫁。吉出慶吊。不稱各家之有無。不問門第之貧賤。例以奢侈華麗相尚。飲食衣服。擬於王侯。賤貴有用之較帛。貴買無用之浮溢。破家壞產。負債終身。不復故業。不償稱貸。農室既空。轉徙逃避。農業亦寂。有司略不禁治。策問農桑。

永樂大典卷六千四百

水利。方德麟集問天生斯民。口體有需。衣食之源。固有在矣。農桑所以為天下之大本歟。寒耕暑耘。服勞之不易。早乾水溢。均節之有待。水利又農事之不可緩者。故夏后寧旱官而盡力溝洫。周官建遂人而均水有官。降及後世。若李冰之於蜀。鄭國之於秦。它如白渠。荀陂之類。相因而起。且溉且糞之。飯豆羹芋之。怨火不絕。書其或興或革。孰得孰失。班班可考矣。欽惟聖朝。務農重本。詔下郡國。必首及之。於是都水庸田。專主水利。以時巡行。用廣其澤。勤於農事。可謂至矣。今夫嶺高港斷。限於舟楫。若可鑿而通也。蹄漆汗池。淤葑所壅。若可濬而深也。然而四下之地。木霜先涸。溝港雖在。已不勝舟。則何賴焉。無源之水。早乾易涸。桔槔方施。旋已告竭。則何益也。力役驟興。人情勞怨。疏畷雖勤。成效茫然。又况瓜皮搥本。有未免乎。今將憚難而不為耶。則水有遺利。將不顧而決為之耶。所成可見矣。所以度地勢之所宜。究水源之攸自。舟楫通而無洋涸之分。儲蓄廣而有旱乾之備。役興而人力不困。備豫而歲功常登。物阜民安。公私便之。必有其道也。且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湖學之制。實言水利。是亦吾黨所當講也。諸公出而應時之需。有問及此。必有以應之矣。願發所蘊。陸子方集問農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農桑本也。商賈游民末也。上之人外本內末。則財不

足下之人素本逐末。則財不足。是故重在務本。聖人守位以仁。聚人以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以農桑為急務。人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飢寒迫於人。肌膚欲其亡。為奸邪。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保其民哉。是故導其衣食之源。絕其飢寒之路。民可使富也。自耒耜取諸益。而茹毛之風。革自衣裳。取諸乳坤。而衣皮之俗。易。三皇邈矣。制莫詳於虞周。禹貢。越詩。鑿鑿皆精語。三壤成賦。而經籍粟米。供於司服之內。桑土既蠶。而織文絲。采納于貢篚之中。于耜耒趾。隨婦同於南畝。十月納禾之根。本也。采桑倚桑。臣女遵於微行。九月授衣之技。功也。人徒見虞周之民。無凍餒之患。而不知三事以正德居先。六府以脩教為主。二十五家之里。布以禁游惰。通三十年之國用。以均出入。上不外本而內末。下不棄本而逐末。虞周可謂知生財之道矣。自時厥後。井田廢而無土著之民。生之者寡矣。封建壞而去班祿之籍。食之者衆矣。征用其三。而民有殍為之不疾矣。徹取其二。而君不足用之不舒矣。邠國一叟。慷慨為時君言者。不過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已。此一章凡三見。終始不易。當不奪不厭。上下交征之時。而進不飢。不寒。然而不王之說。安得不以為田夫野老之俗務。耕奴織婢之鄙談。然仁政之本。莫大乎此。自仁政之說。不售。戰

國折入於秦。秦為無道。虐用其民。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織。不足於帷。民力不堪。秦亦以是虛其國。漢興。天下草創。百姓思樂息肩。大帝恭儉寬仁。愛人節用。帝親耕藉田。以供粢盛。后親蠶公室。以供祭服。不可謂不務本者。詔令。一則曰。為酒醪以靡穀。二則曰。纂組以宮女工。不可謂不務本者。然不能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稼南畝。莫止酒靡穀而已。不能禁倡優下賤之人。不得為后飾。莫止宮女工而已。漢之為漢。五六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實誼。晁錯。撥拾孟子餘論。復屢屢陳之。誼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月以長。天下財產。安得不匱。錯之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二子亦可謂知本之論。然孟子專論王道。二子雜伯者富強之術。觀者不可不察也。今南北混并。天下一家。煙火萬里。農桑滿野。升平之業。視漢有加。然而經制不定。徵歛無藝。賦入雖廣。調度寔繁。天時不登。地力有限。加之大官竊祿。小吏侵漁。商賈操市之奇。流縹黃。使國之經費。困窮夫職。貪情成風。長此安窮。故之無術。設使是貴

二子復生於今日。亦當苦口進言。而昔所建明有宜於今世者。有司條陳之。以次施行可也。杏花菑業。東作方興。戴勝鳴鳩。黍稷可採。茲惟時矣。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惟上之人留意。不然二月實新絲。五月糶新穀。將有誦轟夷中之詩者。熊羆山翟。梧棊主用。民賦農功。如何論。咸淳己巳。京學類中論也。主文劉省加辰翁批。筆力如千歲虬松。偃蹇傲倨乎嵯崖峭壁之上。靈霜之揉凜如也。近古而不勉之復古。君子惜其言之不知本井田。農之古也。古者上之取乎下。下之供乎上。羨然有餘裕者。井田而已矣。自夫良法決壞。民之務農者寡。供馬者既竭。取馬者亦匱。而上下始交病。漢去古最近。井田猶可古也。晁錯知勸農。而不知所以為農功之本。奚農為哉。不農奚其賦。不賦奚其用。云云。請先古漢之農。農自肇翕關以來。為主民一日不可闕之事。井田又為吾農千萬世不可易之古。古孟軻氏日以王道行李戰國。口刺剗。談農不輟。山之東魁企以俟。脫飯。齊梁迂之。滕稍可語。古雖稼植桑之樂。蒿日於布縷絲粟之征。能古否乎。阡陌而秦。誘三晉。願耕之賦。以實地于山西。矍然以富強。震六合。走黔首於頭會。其飲之下。而不敢喘息。秦不師古。天地之大變也。嗚呼。秦變古。齊梁迂古。滕亦不能古。君子安得不於近古之漢望焉。漢後元。通周之古。文帝又有復古

永樂大典卷六百十四

十

之資。吾讀漢書至藉田詔。如呼幽原老史游葵棗春風中。太史公書高惠紀。而詔皆不書。獨帝之詔以上曰書之。蓋其言言淳實。自肺腑流出。無非歸本之論。一獲之不華。為農而耕。素之一木之不斷。為農而耨。縮之。當是時。用未嘗不足。噫。此意古矣。今日為農。出一書曰。減今年租。明日復為農。出一書曰。減明年租。當是時。賦未嘗惠少。噫。此意古矣。粒我蒸民。莫匪爾極。古聖人以之。順帝則也。錯扶囊底智。乃欲柄賞罰而福禍之。毋乃朝暮其三四。若租公之羊乎。錯之智在於責粟爾。為識古井田之制哉。貢也。助也。徹也。皆什一也。而皆徹也。賓師給焉。札荒仰焉。匪頒寵祿。需焉。帝非害於用者也。非苛於賦者也。渠渠躬耕。方與芸夫。莞子浩然。出作入息之天。錯善三便。而厭乎農本之則。無如之何。異日煙火萬里之盛。贊史者獨於農反獲。故意錯立下風矣。長沙傅治安一策。慨慷言當世事。且于封建而不于井田。於錯也。何容喙。不井而限。宜少近古。竹林清明之識。卓矣。惜乎志有餘者。道不足。征和之令。已不能復後元之古。况三代乎。抑嘗縱觀往古。禹等九州之賦。以作貢。塞於帝晉以前。其後周公之治。周視禹尤詳。然王畿千里之內。法不盡取。未聞以財少為患。漢文景時。天下之財不入於閭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諸侯若其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噫。今非古矣。漢之

永樂大典

卷六二四

區寓僅存其壞。復不念江南大耕水耨之勞。終夜掩卷。為之傷。今思古
 國朝清江貝廷臣文集橫塘農詩序。姑蘇控江引湖地。美而宜稻。由是業者
 恒足焉。其屬邑嘉定之橫塘。有秦君文則。隱於農者也。自號橫塘農。而農
 之言曰。服天下之至勞。莫如農矣。然古之人。莫不業農也。不業於農。則為
 游民。不容於三王之世。後世游民多。而為農之大益矣。吾生長田間。自吾
 祖至於吾六世。未嘗一日而去農。嘗農祥司春。父子畢出。耕之欲勤。播之
 欲時。惟積莠之害也。莫夫之。懼蠶賊之食也。扞除之時。至而熱。則其入必
 倍。苟力之不齊。而責其報之豐。治之不畢。而冀其成之速。惡可得邪。故吾
 之知農為深。而人之不為農者。亦莫知吾之知農也。又曰。吾視三吳巨姓。
 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吾以業
 農獨全。歲給貢賦。外則擊鮮釀酒。合族人鄉黨酌而相勞。榮辱得喪。舉不
 得撓。吾中矣。或勸之曰。伊摯為有莘之農。起而開商。六百之業。諸葛孔明
 為南陽之農。出而匡漢。於三分之時。今農治田之暇。卧牛背。讀古人書。嘗
 慕其為人。且將羽儀天朝。以治田之幸。推之治國。人可卒於橫塘也。康輒
 浮以太白燈而視曰。吾寧以彼之憂。易吾之樂也。頽然而卧。聞者高農之
 所為。賦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言為序。唐杜工部集為農。錦里煙塵外。江

永樂大典卷六百十四

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
 令。不得問丹砂。呂氏重家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這照入
 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夫山村。昔字夫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
 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切
 以為字字當活。則字字自響。宋曰。昔吾法平老。欲謀所以祈避壽。聞交趾
 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皮
 日休詩。農父謠。農父竟苦辛。向我述其情。雖將一人農。可備十人征。如
 何江淮粟。輓漕輸咸京。黃河水如電。一半沉與傾。均輸利其事。職司安敢
 評。三川豈不農。三輔豈不耕。奚不車其粟。用以供天兵。美哉農父言。何計
 違王程。陸龜蒙詩。彼農詩四言。世路城隍。淳風蕩除。既彼農流。猶存厥
 初。藁馬而康。茨然而居。首亂如葆。形乾若膽。大耋既齡。童子未簪。音魚以
 負。以載。悉毒悉組。我慕聖道。我晚古書。少倦為學。時由爾廬。有飯一盃。莫
 益莫蔬。有襦一提。不襟不裾。所謂飢寒。爾何道歟。為貢厥田。上下各異。善
 人為邦。民受其賜。去年西成。野有遺穗。今憂南畝。早氣赤地。遭其豐凶。樂
 險無二。退翰希進。供祈弗視。號于昊天。以血為淚。孟子有言。王無罪歲。詩
 之窮辭。以嫉得吏。于清詩富農詩并序。清寓居免山南六十里。有富農

得氏琅琊人。指其說。此多藏者也。積粟萬庾。而牛無算。血屬星居於里。土
 生不遺。死不贖。環顧妻笑。意與天地等。故作是詩。用廣知者。長洲鄉人
 語。此家勝良賈。骨肉化飢魂。倉中有飽鼠。青春滿桑柘。旦夕鳴機杼。秋風
 一夜來。累累聞砧杵。西郵有原憲。蓬蒿遠環堵。自樂園窮心。天意在何處。
 當門見稚子。已作桑田四海中。盡為虞芮土。孟郊詩。贈農人。勸
 爾勤耕田。盈爾倉中粟。勸爾似桑株。減爾身上服。清霜一委地。萬草色不
 綠。狂飈一入林。萬葉不著木。青春如不耕。何以自結束。張碧詩。農父。運
 鋤耕新侵。星起隴。訖堂盈滿家喜。到頭未忝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施
 有吾詩。代農叟吟。且將一笑悅。堂平漸老那能日。日眠引客持來山地
 上。坐看秋水落紅蓮。宋范文正公集。農詩。聖人作耒耜。蒼蒼民乃粒。圖
 俗儉且淳。人足而家給。九載襄陵福。此戶猶安蟻。何人變汙風。驕奢日相
 襲。制度非唐虞。賦歛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絃急。一夫耕幾瓏。游惰
 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六平不日存。凶荒亦何及。神農與后稷。
 有靈應為泣。張詠詩。本農。奔競若不息。二民只有寬。誰復元化靈。鑿斷
 巖華根。使絕侵奪苦。著為明聖恩。何煩重師古。即此是羲軒。孔平仲詩。十
 畫農謠一首。春雨津浹洽。秋苗香苾苾。古坻看便是。完固促脩圍。惜

未樂大典卷六百二十四

十二

別一首。呈陸亭孺十畫。恬和効春律。芳茂若秋松。五華花枝放。吳梓俳
 笑空。九畫一首。坦直吾所知。良彥君長者。村邦柱材美。丞府依壚治。
 弗忘念夙昔。吟奕同差舍。八畫一首。牧守有民社。佳言多告余。金芝
 先出谷。奔召戒征車。七畫一首。子分仲尼后。老作外州行。丹穴叱戎
 徒。朱衣走吏兵。十畫四言。事倖沉俗。泥此卧虹。星君促面。省座班封。
 脩治平克茂。果見昌宗。耻於使倖。宜効孤忠。劉原父詩。農父二首。四言
 入水作田。上山伐薪。人世幾何。終歲苦貧。安有靈藥。化為羽人。呼吸光景。
 為君外臣。為飛不遠。暮還其宅。我獨匪人。去從兵籍。釋耒耜。顧貪朝名。
 轉徙異方。終世為客。農家有人。陰陽失常。度水旱互為災。歲暮不成
 耕。閭里自相哀。相哀竟何奈。田畝棄汗萊。欲行闢租急。欲居兵賦債。同知
 羅憂惠。誰復念嬰孩。往社遺渠溝。頽之淚如頽。國度須積粟。國帑須羨財。
 大臣職富國。爾命自宜哉。梅聖俞農難吟。無良農。則木秀一欬。或曰。靴
 根秀非所植。若木共一田。老農實惡之。豈并時稼植。管蔡與盜跖。同氣詎
 能違。周公不妨聖。柳惠不妨賢。賢或彼溝矣。取舍得其然。安元獻公詩。春
 野觀農事。土膏經宿雨。農未暇春時。舊隴曉驚植。初陽未喘牛。桑煙薰
 野聚。葛葉蔽原溝。飽飽耕徒感。堯年少故侯。宋景文公詩。春野觀農事。

茂氣回鮮野。寒姿換故林。敗防漢警急。新刈未痕深。乳雉培原隩。歌牛下
浦陰。吾廬堪學稼。將老有初心。出野觀農二首前人 杏葉舊牙各報
春風煙萬頃。綠波勻。果然在腰三。餘飽。悒悒深耕不顧人。炊饌中林煙
火遠。勸農官吏駐春旗。蓬蒿意欲傷膏動。正是陳根可拔時。彭汝礪鄱陽
集和君時語農者二絕 兒女莫啼翁莫愁。十分栽種十分收。酒菊白曠
須盈面。花插黃金聽滿頭。大田既成歲無憂。零雨其濛夜復收。社猫可
惟齊馬鬣。君叶云。顏已齊馬鬣。聖亦自秀牛頭。君叶於牛首種聖禾。
袁起祠先農道中前人 更開蜀花低。呼僕起視夜。問夜如何其。露落月
未澌。皇帝共神明。朝燕或高齋。多儀禮有改。少息刑無赦。今茲先農饗。上
意在耕稼。駕言投明起。不敢私安眠。馬蹄踏冰雪。霧露濕鞍馬。寒林月中
影。十里開園畫。燈火望壇場。冠裳出次舍。鉶洋響金石。誓旨紛彝尊。百年
禮樂中。萬事無雜霸。昏冥久塵土。今日開韶夏。心知至誠通。自可膏澤下。
清風有雅穆。菽麥恣乘拓。人家實倉廩。得以時婚嫁。四夷共安富。兵偃祭
類禡。山川百神寧。天子樂二假。收後秋冬報。還見擊鼓御。願予真缺然。何
以補漏罅。尚堪遂農想。擊壤歌聖化。章簡公詩。戊戌清明在吳。去春閱武
于河朔。今被召參戴大農。悅然有感。前載賞花鄉國中。三行粉面綺羅

永樂大典卷六百二十四

紅。去年持斧邊城下。十萬軍聲鼓吹雄。每歲春輝長思忽。此時朝騎又忘
念。却將半暗塵沙眼。去者東都御柳風。李忠愍公集農大嘆 傷哉野老
村下居。瘠田幾畝聊自錮。卒歲辛勤輸稅外。倒困試量無斗儲。率衣索飯
見啼苦。婦姑相將挑菜煮。男家趁食奔西方。拚却餓死官路旁。共帶湖山
集農兵。張省康永。年未六十。一日相繼力求歸農。余嘉其志。作小絕以紀
之。任官老不休。農兵乃知止。低頭媿斯人。三嘆不能已。陸放翁續索稽山
農子作避世行。以為不可常也。復作此焉。華胥氏之國。可以卜吾居。無
懷氏之民。可以為吾友。眼如巖電不看人。杖似鶴夷惟貯酒。周公禮樂寂
不傳。可為兵法亡亦久。賴有神農之學存。至今扶犁近可師。野史處增大
布以禦冬。黃梁黑黍身自春。困吐剪韭勝肉美。社瓮撥醅如粥饌。安得天
下常年豐。老死不見傳邊峰。利名盡斷莫掛口。子孫世作稽山農。農舍
絕句四首前人 三農雖際亦思忙。穡事何曾一夕忘。欲曉胡麻愁。委雨
未收蕎麥怯新霜。神農之學未為非。日夜勤勞備歲饑。雨長禾頭蒸耳
出。潤愛麥粒化蛾飛。萬錢近賤買黃犢。襍行當東作時。堪笑江東王
謝華。雲空塵尾事見蟻。杜門雖與世相違。未許人朝作計非。長使雲邊
牽犢過。小舟月下載犁歸。農桑絕句四首前人 農事初興未苦忙。且

夫漏屋補頽牆。山歌高下皆成調。野水縱橫自入塘。水長人家浸稻秧。
糞生女子摘桑黃。差科木起身無事。那曲相過日正長。采桑婦念蠶
飢。陌上忍忍負龍蹄。却羨鄰家下湖早。畫船青繖去如飛。 蘇如黑燈稻
青錢。大婦村桑各苦心。但得老親供養足。不羞布袂與蒿簪。 農家六首
前人 大布縫袍穩。乾薪起火紅。薄才施畝。朴學教兒童。羊要高滿棧。
鷄當細織籠。農家自堪樂。不是傲王公。 盜息無排甲。兵消不取丁。頻過
開鷄舍。閑學相牛經。江浦漁歌遠。人家績火青。遊遊無定處。隨意宿丘亭。
東舍女來龍。西家婦夢熊。翁誇酒重碧。孫愛果初紅。粟烈三冬近。團聚
一笑同。營生無技巧。百事仰天公。 租犢耕畬地。呼船取荻薪。荅頭供井
臼。赤脚祥縫紉。僧乞銘師塔。巫邀賽土神。心常厭多事。謝病又經旬。 新
作地爐成。蓬牕亦自明。油香麵餌脆。人靜布機鳴。縣吏催科簡。豪家督債
輕。小康何敢望。生計且支撐。 諸孫晚下學。髻脫繞園行。互笑歲鉤拙。爭
言闢草蟲。翁嚴責程課。翁愛哺怡飴。富貴寧期汝。它年且力耕。 晚秋農
家八首前人 老來萬事懶。不獨廢應酬。門前即湖山。亦復罕出遊。吾廬
有真樂。一榻眠高秋。回看世上事。得喪良悠悠。 秋雨無時休。令我雙鬢
縞。庭荒何由鋤。木落不得掃。道奴入城市。寸步困泥濘。荻首幸可烹。芻豢

永樂大典卷六百二十四

十四

置勿道。秦大使警夜。畜鷄用司旦。徹警盜所窺。夫旦固吾患。豈無糠糶
費。施振不可緩。家居亦為政。發我中夜嘆。 東鄰稻上場。勞之以一壺。西
鄰女受聘。負之以一襦。誠知物寡薄。且用交里閭。努力畢農功。租賦勿後
輸。 我年近七十。與世長相忘。筋力幸可勉。扶藜業耕桑。身雖老農間。何
能避風霜。夜半起飯平。北斗垂大荒。 踰溝架略存。冷瓦疊浮屠。既盡菘
韭畦。遂營瓜芋區。鼓香共鹽白。飽計已有餘。捫腹笑自賀。無羊敢吾疏。
苦寒牛亦耕。甚雨鷄亦鳴。物物各有職。怠心其敢萌。我老返農園。學業付
後生。語兒積膏油。勿輟讀書聲。 吾里賢良者。蓋有萬石封。少年以利遷。
但可哀其窮。仁義亦何常。聖賢與人同。我言不足取。汝豈忘乃翁。 農家
前人 吳農耕澤澤。吳牛耳涇涇。農功何崇崇。農事常汲汲。冬休築陂陁。
丁壯皆雲集。春耕人在野。農具已山立。房隴鳴機行。煙雨暗蓑笠。尺薪仰
有取。斷屨俛有拾。洪水西滔天。得禹民乃粒。食不知所從。汝悔何將及。孩
提同一初。勤惰在所習。周公有遺訓。請視七月什。 農家歎前人 有山
皆種麥。有水皆種稻。牛頭吞見骨。叱叱猶夜耕。竭力事本業。所願樂太平。
門前誰判啄。縣吏徵租聲。一身入縣庭。日夜窮苦聲。人孰不倖死。自計無
由生。還家欲具說。恐傷父母情。 老人僕得食。妻子滿毛髭。 農家歎前人

永樂大典

卷六六一

村東買牛犢。舍北作牛屋。飯牛三更起。夜寐不敢熱。茫茫跋水白。纖纖指
 秧綠。二月鳴犢春。三月號布穀。為農但力作。春園變新沃。腰鎌卷黃雲。踏
 碓春白玉。八月租稅畢。社瓮釀如粥。老稚相扶携。閭里送追逐。坐令百世
 後。復親可封俗。君不見。朱門玉食烹萬羊。不如農家小甑吳粳香。農家
 前人。低垣矮屋俯江流。渾舍相娛到白頭。累世不知名宦樂。百年那識
 別離愁。飯餘常貯新陳穀。農隙閒眠子母牛。聞道少年俱孝謹。未應家法
 媿恬候。前人。寂寂江村數掩籬。吾廬又及素秋時。橫林未脫色已盡。
 孤鳥欲栖鳴更悲。小釜尊羹初下飯。矮甌豆粉正燃箕。為農幸有家風在。
 百世相傳更勿疑。前人。南山勤蓄獲。西城謹蓋藏。種蕃乘露日。斫荻
 待微霜。路唯新香白。山厨野飯香。何須北窻卧。始得傲羲皇。農事稍閒
 有作前人。祭犂祭犂喚春農。布穀布穀督歲功。黃雲壓塔風日美。綠針
 挿水霧雨濛。平壘遠近笑語樂。浦漲縱橫舟楫通。東家菜室瞻戶練。西舍
 迎婦花扇紅。我方祭竈徹豚酒。盤箸亦復呼隣翁。客歸我起何所作。孝經
 論語教兒童。教兒童莫忽忽。願汝日夜勤磨礪。烏巾白紵待至公。農園
 歌前人。我不如老農。占地畝一鍾。東作雖有時。力耕在茲東。張燈觀夜
 織。高枕聽晨春。時時喚隣里。音蓄亦可供。我不如老圃。父子日相從。一鋤

永樂大典卷六六一

十五

萬事足。不求定速封。春泥剪綠韭。秋雨畦青菘。放勸有餘味。豈不烹噉
 乃者半年病。清鏡滿雍容。塵生一鞞履。壁倚一枝筇。惟有呻吟聲。和吞林
 下登。青燈照兀兀。布衲聊自縫。唐仲友說齊集送錢守歸剡除大農二首
 北海廉平守。曾為漢大農。此邦高治行。今日繼前風。飢饉難於政。循良
 茂厥功。好將清靜對。推與四方同。賤迹歸田里。高懷不世情。細傾憂國
 酒。頻話及時耕。紫索恩將近。茅茨計未成。琴絲無好語。所願達時英。項安
 世詩山農。江上見山農。畬田用火攻。鼓聲為號令。竹援當畿封。生理狹
 狹似。年華且粟供。無功隨薄祿。愧汝若為容。方秋崖業農強。春雨初晴
 水拍堤。村南村北鷓鴣啼。含風宿麥青相接。刺水柔秧綠未齊。問舍求田
 計未成。一萊鉏月每含情。春山樹暖鶯相覓。曉隴雨晴人獨耕。小麥青青
 大麥黃。護田沙遠逸羊腸。秧畦岸岸水初飽。塵甑家家飯已香。雨過一村
 桑柘煙。林梢日暮鳥聲研。青裙老姥遙相語。今歲春寒甚未眠。漢漢餘香
 著草花。森森黍綠長。桑麻池塘水暖蛙。成市門巷春深燕。作家陳杰詩為
 農。去國已為農。憂時但願豐。日光牛背上。世事草廬中。絕異鮑魚。憚聊
 如。藝黍通新來。詩亦變。稍稍近幽風。李俊民鶴鳴某賞劄田園計。溫家種
 樹書。新年無罪歲。事事有乘除。童蒙詩劄前人。農圃小人業民生。獨

下缺